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一回 說懷胎遂成話柄

詩曰：二女同居伴說孕，權辭以對竟恢諧。遂成話柄傳揚去，二老聞之喜慰加。

節孝夫人點首應，低低說是我知聞。於時轉入屏風內，亮堂堂，引道雙挑二盞燈。舞彩宮中方等候，聞敲雲板就如臨。蘇家奶奶旁接，忠孝王爺院內迎。未待入堂先便問，去時可得謁師尊？夫人答道曾相見，隨即移蓮向內行。參罷舅姑雙長上，又和蘇母略慰勸。方才坐在旁邊椅，把那些，請罪緣由細說明。

話說劉郡主把請罪緣由細細說了一遍，又將鄺丞相的教訓言詞對夫人細表，把一位忠孝王羞得滿面通紅。然而雖被老師發作，倒也自己悔錯，受責甘心。那江媽忿忿不平地道：真真我們郡主悔氣，今日去請罪，東一跪，西一跪，差不多兒要磕頭了，還不討好。啊呀，可憐呀！被鄺相爺那場狼虎般地發作，臉皮兒一霎紅一霎白，羞了個沒地去鑽。咳！我想想什麼要緊？又不是郡主瞎報的信息，又不是郡主教上的本，受了這麼一場冤枉的大氣，沒處去說。

江媽說著變容顏，又向那，瑞柳丫鬟把眼翻。寶氏在旁微冷笑，道了聲，虛真未辨我原瞞。此皆瑞姐無知識，她就對，千歲王妃當面言。帶累大家都受氣，真真何苦亂胡傳。太妃言說非親母，這都是，多事丫鬟一句言。

啊，瑞柳，俱是你這丫頭不好，帶累了小王爺和節孝夫人受這些氣。

瑞柳於時滿面羞，也不敢，多言分辨道情由。東平千歲聞聽說，一口長吁點點頭。

咳！母親，也不須埋怨瑞柳，孟家岳父母尚且拿著別人當自己的女兒，怎怪得這丫頭信以為真？

她能關切報佳音，就算忠心為主人。假若怒而加責備，真情也怕不傳聞。我雖受氣遭師說，與這個，瑞柳無乾莫見嗔。忠孝王爺言訖起，眼看看，東宮燕玉叫夫人。

啊，夫人有勞了，竟為我辦成此事。

難得公然見老師，一篇軟話合調詞。頓教夫子雷霆息，賢卿的，才德兼全我就知。

啊呀，好極了，明日我就可以登門去求見了。

若得親身見一番，這樁事件就成全。夫人堪算回天力，代卻孤家謝了愆。千歲說完容甚喜，太妃接口問情端。

啊，正是。媳婦，你見師母，看她怎樣的面龐光景？

映雪當年代結婚，自家媳婦已知聞。鄺家師母相同否？你看她，可便投池殉節人？郡主皺眉搖玉頸，應聲這倒未留心。當初代嫁成花燭，她還是，霞佩珠冠乍進門。雖則曾經逢一面，有那些，遮容絡索欠分明。而今日久年深了，一發忘懷記不清。鄺相夫人觀頗細，但未知，貌同貌異假和真。多嬌郡主含糊說，王妃等，點點頭來歎一聲。寶氏夫人無指望，淒然只得暗傷心。旁邊歡喜江三嫂，催促著，郡主回歸金雀宮。忠孝王爺心暗悅，這一晚，就和燕玉去溫存。攜玉手，傍嬌身，口口夫人與愛卿。軟語溫言多半刻，方回靈鳳正房門。歸錦帳，入羅衾，夜景休提講次晨。

話說次日早起，忠孝王忙忙地整冠束帶。一吃了早膳，就坐了朱輪輦，向鄺相這邊來。

王爺親自又來參，竟至梁公相府前。執事旗槍俱不用，輕車一直至門庭。微帶笑，半含歡，跳下朱輪就開言，啊鄺相爺在衙麼？今日可曾進閣否？司閤垂手應齊齊，進閣無回有失趨。千歲言道孤等候，今朝必要冒威儀。王爺道罷身先入，門上人，不敢相攔面面觀。這一個，高揭珠簾忙遜讓。那一個，急呈香茗勿遲延。東平千歲廳中坐，就向諸人道莫拘。

啊你們不須拘束，我自己坐在廳中便了。

堂官答應下廳階，濟濟簷前雁翅排。忠孝吃完香茗後，寧心耐性等師來。沉沉無語師不至，脈脈無言身又抬。只等得，半院日光將欲轉；只等得，一庭鬆影已斜開。只等得，早餐久食微微餓；只等得，喝道無聞悶悶呆。正覺有些饑餓處，內邊送出點心來。

話說忠孝王爺等候老師回府，正覺得有些饑餓，早見後堂送出了四盤點心來。只因梁氏夫人聞得忠孝王坐在廳中守候，丞相又未曾出閣，就知他獨自一個冷清清的，定然饑餓。就差人送出果點來，款待王爺稍坐。

千歲時間正欲吞，充饑已畢謝慰勸。重等候，又消閒，繞踱高廳四五巡。看看御書金匾額，瞧瞧彩畫玉圍屏。忽聞遠遠連吟喝，早到了，一品當朝鄺大人。只見那，吟吟喝喝近門牆，幾下金鑼振上蒼。傳喚一聲停下轎，儀門步入鄺明堂。真顯耀，好威光，金襴朝衣錦繡裝。踏地宮靴聲振振，臨風玉響叮噹。方才跨入朱紅檻，有那些，紗帽堂官跪兩旁。分雁翅，列鴻行，三叩頭完稟細詳。

啟相爺：有忠孝王爺午前到此，現在大廳坐候相爺。

鄺相呼聲免跪了，王親在此我知聞。言完紗帽堂官起，年少三公向內行。千歲一觀夫子面，從天落下寶和珍。微喜悅，半淒清，趨出廳前對面迎。

啊呀，恩師大人，門生皇甫少華罪該萬死，特謝老師寬宥之恩。

自恨無知在少年，一朝冒犯大人前。深得罪，實含羞，名教之中已不堪。數叩相門難進謁，今日裡，撥雲如得見青天。蒙德厚，感恩寬，就在當衙跪謝恩。忠孝王爺言到此，撩袍含淚伏廳前。連叩首，細陳言，只叫恩師恕罪愆。鄺相一觀忙止住，說一聲，君侯請起入廳中。

呀，小君侯，何須如此，我已向節孝夫人說沒有芥蒂，只要君侯自己謹慎，從今以後這件事也不必提它便了。

鄺相言完作笑容，紫羅袖內伸春筍。拉將年少王親手，同入高廳客位中。千歲一觀夫子悅，只喜得，蓮花面上動春風。未曾入廳先行禮，見罪方才告座中。真個是，辨色察顏加敬重。真個是，仰眉承歡更謙恭。風流元宰心方喜，回首呼聲伺候僮。

呀，左右，忠孝王久等在此必然餓了，可到後堂傳話，取些果品出來。

忠孝王爺止住人，欠身出位應連聲。已蒙師母方才賜，門生是，飽腹無須再費心。鄺相點頭言罷了，背靠著，虎皮交椅暗沉吟。

啊呀，好一個關心的師母，不等我開口先款待門生過了！

可謂情真與意真，這才是，片心相記夢中盟。惟吾固執深非願，看她是，假作癡呆懵懂人。今日預先排果點，知其饑餓備其吞。這般周禮良關切，還比我，相待芝田勝幾分。鄺相呆呆心內想，王親只道老師嗔。忙出座，急抬身，垂袖因時告別行。

啊，謝老師的寬恩，復容門生面晤，就此告辭了。改日再來請安。

忠孝王爺道罷辭，明堂略略挽留之。於時送出重簷下，小千歲，倒退儀門請轉師。年少三公回進內，從此後，雖非常見亦隨時。孟家侍講來求請，鄺相裝疏只是辭。就便邀尊和請弈，但將那，一張名帖去回之。龍圖夫婦真無法，弄得來，終日心情亂似絲。相國明堂惟弈事，天天入門不挨遲。總然遇了龍圖面，他也是，淡淡疏若若不知。反把認親情一節，向孟公，每常說笑當閒詞。滿朝文武全無惑，又服之而又敬之。慢表明堂威望重，且提那，風流天子亂情思。

話說元天子自從護保了鄺明堂之後，滿心要於中取事。連日密令內官打聽，保和殿學士獨自在閣時便要私行暗會。偏偏這幾天都是孟龍圖、梁丞相等等輪流宿閣，鄺相只是在晝間辦理了，日斜時便回私第。十五這天，元主悶悶地坐在遠明殿上，也不觀閱本章，也不親臨國政，只牽掛著一個鄺相。正無聊賴，只見小內侍上前奏道：啟王爺得知，今日奴婢往閣又瞧瞧，有鄺丞相帶了被套進來，想必今夜要住在槐廳了。皇爺若要召時，等下午時梁相們去了，便可召入宮來。

年少君王頃刻歡，聽了時，龍心暗想好欣然。只得待，閣中孟相梁君去，朕就好，召入風流鄺宰官。如若他們都在閣，寡人怎

好下言宣。消停伊等回私宅，敕令明堂玩御園。混到秉燭時候了，寡人竟，挽留就在內庭眠。果然肯宿王宮內，朕何妨，惜玉憐香片刻間。天子心中想到此，不覺了，萬重喜氣上眉尖。生笑暈，免愁煩，金口忙開叫內官。

啊，內監，你去等著罷，待梁相們去了，就把鄺保和召入內宮來。

朕躬欲與彼遊春，你只言稱有事情。鄺相忠心專國政，一聞此語必然臨。若然誘得明堂到，朕也好，散散悶懷玩上林。內侍答應稱領旨，片時間，穿宮入殿就飛行。

話說這個小內侍復入閣中，看孟相梁公尚然在內，就走到外邊來，與榮發等坐在白玉石砌上，偷空說笑。正在頑耍之間，只見孟龍圖、梁丞相二位大人，都靴聲振振、■韻鏘鏘地外邊去了，他就跑進來跪入閣中。

明堂端正正提毫，一壁執書一壁瞧。看見了，一個宮官跑入內，忙抬後眼問根苗。

呀，小內家，你怎麼不去伺候著王爺，盡著出來玩耍？

萬歲宮中間與忙，且問你，可觀奏折與書章？今日裡，因何放你離深禁？終日在，內閣門前探甚詳？小監聞言含著笑，叫聲鄺相快些行。皇爺有旨來宣你，與大人，要議朝綱事一椿。元宰聽忙忙立起，正了冠，紫羅袍服就隨將。穿御道，繞宮牆，直至遠明殿下廊。轉過了，內侍叩頭先啟奏，才又是，三公拜伏面君王。成宗見了風流相，喜歡得，笑也生來悶也忘。親下闌龍金角椅，那時間，雙垂袍袖挽明堂。

啊，鄺先生平身。內官們，你快些看坐，先賜一盞龍鳳香茶與先生解渴。

內侍慌忙應翠華，明堂再拜謝王家。分袍先坐麒麟毯，舉盞重吞龍鳳茶。兩行內侍齊相望，一片天香散翠花。少年天子微微笑，心神不定意如麻。將言又恐嘆丞相，欲語惟憂變顏頰。明堂飲罷香茗後，俯伏在，君王座下啟銀牙。

啊，吾皇陛下，今日宣召微臣不知有何朝政？

成宗帝王面含歡，帶笑相看帶笑言。宣召賢卿非有事，寡人是，誘將相國共遊園。上林春色方明媚，欲與先生共一觀。猶恐說明卿不至，故而假道論朝端。少年元宰聽完論，謝了謝，隆寵皇恩進諫言。

啊吾皇陛下，既欲微臣隨駕宸游，何不直言相召？

朝廷之命出如綸，豈可虛張與偽稱。今日因遲而作緊，他時以重亦為輕。願皇謹慎休如此，把你這，九五之尊看得平。再者宏恩須遍及，還該並召各官臣。方才孟梁俱在閣，何不同宣觀上林？彼等在先臣在後，鄺君玉，少年豈敢獨邀恩？望祈聖旨均傳至，無以偏私慢老臣。鄺相奏完連頓首，元天子，龍顏頓起細紅雲。微舉手，慢抬身，說是忠言朕謹聽。藥石不忘當佩記，寡人肺腑感先生。

你保和公，朕非有慢老臣，實是體恤他們也。

從來年暮倦嬉游，朝罷回家一睡休。待漏之勞惟勉強，有何心力在勾留。若然召彼觀花柳，倒還要，相對韶光動客愁。朕故特宣卿至此，只因為，先生年少正風流。春光明媚宜觀賞，被他們，前輩同遊與便休。此是寡人心細處，實非朕，偏私恩典獨邀遊。君王言，明堂起，內侍旁邊就叩頭。

啟萬歲爺：就此下園消停賞玩。

少年天子笑微微，不必遲來不必疑。鑾駕免排調金輦，朕躬與，保和學士共乘車。朝廷殿上方傳旨，鄺相端容奏袞衣。

啊呀陛下，此事如何使得？

君臣之禮重如山，同坐輦車這豈堪？班氏婕妤辭過輦，她為妃等尚其然。微臣現任三台位，怎敢知而復蹈愆。伏乞聖明詳此理，鄺君玉，若還並駕自欺天。成宗帝王聞聽奏，蹙了蹙，兩道龍眉大笑言。

啊呀，鄺明堂，朕看你如此風流，怎麼恁般誠實？

君臣相合就同車，何必彬彬重禮儀。既是先生如此執，寡人只得且隨依。不用輦，不乘車，走馬遊園倒也奇。

嗯！宮官們，輦也不須備了，牽兩匹御馬來，朕與鄺丞相騎著馬前去。

內侍歡呼領聖宣，如飛備馬到階前。這一匹，■寶馬提金勒；那一匹，雲綿龍駒配繡鞍。天子分袍先按轡，宰相踏蹬後揚鞭。穿御道，繞宮垣，內監相隨入御園。舞鳳黃羅遮相國，盤雲彩扇蔽天顏。成宗帝王欣欣喜，笑帶絲韁叫內官。

啊，內侍們，可帶文房伺候，朕同鄺相到處留詩。

宮官答應備文房，左右相圍繞相旁。年少朝廷提錦轡，風流元宰帶絲韁。君臣一進花園內，就望見，上苑三春好豔陽。疊疊樓台飛五彩，層層亭閣繞迴廊。濃濃煙柳環幽徑，靄靄雲峰映小塘。片片繁花鋪錦繡，聲聲姣鳥雜笙簧。叢叢綠草邊街畔，滴滴清泉咽石旁。果是上林春色好，看了個，千紅萬紫美韶光。風流天子龍心喜，駐馬回頭索妙章。

啊，鄺先生，賦一首即景詩來。

少年元宰應聲知，帶住龍駒就賦詩。內侍旁邊呈玉硯，明堂馬上寫烏絲。無擬想，不沉思，立刻吟成錦繡詩。鄺相正欲題楷字，君王已命草行書。

啊，鄺保和，你行書最佳，何必要書楷字。

保和學士應皇宣，內侍東西扯著箋。筆走龍蛇斜反正，墨凝雲露斷還連。霎時一首新書訖，兩宮官，跪捧君王御馬前。

啟皇爺：鄺丞相上林院應制詩成，恭呈御覽。

九重天子叫奇哉，鄺相先生好腹才。朕還半響未成就，卿何一首已全裁。君王看說龍心喜，字字行行看下來。只見上題詩八句，草書妙跡七言排。

詩曰：扈蹕榮叨入上林，紛紛芳氣翠華青。雲圍似帶山腰瘦，水掛如簾洞口深。

夾衛名花迎化日，環池細草潤膏霖。回看紅雪飄香處，沐然承恩又即吟。

天子看完大喜欣，身騎馬上就高吟。好一個，雲圍似帶山腰瘦；好一個，水掛如簾洞口深。今進上林添喜色，春光不枉對先生。君王贊罷就催馬，鄺相題完又侍君。拂翠穿紅行得得，分桃約柳進深深。宸游復至神仙境，就有個，引導宮官跪在塵。

啟皇爺：這是石橋春柳了，請住鞭觀看。

少年帝王就停鞭，鄺相明堂也駐鞍。帶著絲韁徐徐看，石橋春柳好佳觀。千株嫩柳環低岸，紅豔豔，九曲長欄映冷泉。聲細細，一樹黃鶯俱上住；影翩翩，穿花粉蝶舞還旋。果然上苑多春色，一望之時一爽然。天子回頭心大悅，玉鞭揚處又傳宣。

啊，鄺丞相，你看石橋春柳，小景堪觀，再賦一章，以添朕興。

年少三公應一聲，平堤駐馬好消停。手揮錦繡言言笑，口吐珠璣句句新。不想不思剛寫起，遵其連草已題成。須臾草罷花箋紙，兩內侍，跑捧佳章復上呈。

啟皇爺：鄺丞相石橋春柳詩恭呈御覽。

成宗天子大稱奇，相國如何又繳題。這等才華誰可及，真正是，龍蛇都在筆端飛。君王贊罷重觀看，八句新詩紙上題。

詩曰：白石橋頭縱馬蹄，春風拂拂柳初齊。碧城倒影煙光暗，青幔遮陰日色低。

流水靜中雙燕浴，隔花深處一鶯啼。上林幾度留金輦，雨露恩濃舞席西。

成宗帝王一觀瞧，大贊奇才詠得高。上苑年華春色好，不期知遇在今朝。君王言訖催騎過，鄺丞相，紫袖揚鞭也越橋。

話說鄺丞相見君王策馬，自己也跳上石橋。那元天子故意把手中的玉鞭向柳梢枝上一拉，枝頭的露水就像雨一般灑將下來。

明堂方始過垂條，玉露如珠臉上飄。天子回頭含笑看，龍顏一睹暗魂消。只見那，露珠點點滴蓮花，顏色鮮妍更堪誇。淡淡潤沾眉上露，盈盈皎映臉邊霞。真豔麗，實英華，一朵奇芳冠異花。元主成宗驚又愛，騎在馬上失聲誇。

啊呀，妙呀！滿園的異卉奇花，怎及得一位保和學士。

柳枝夜露潤腮下，如此鮮妍實可誇。傅粉阮郎無必道，風流惟我鄴卿佳。內官快取文房寶，待朕躬，賦首新詩贈贈他。天子言完提御筆，一邊書寫一邊誇。回身遞與明堂相，小三公，羞暈微生接翠華。

話說鄴丞相一見君王賜句，只得忙跳下馬來。謝恩畢，展箋觀看。

少年元宰接天章，映日從頭看細詳。只見金花箋紙上，行書著，七言絕句字三行。

詩曰：風流相國帽簷斜，柳露飛珠灑臉霞。今日上林春失色，只留解語一枝花。

明堂看罷面皮紅，暗道君王意太濃。故拂柳枝相戲我，又做此，妍詞麗句贊面容。莫非今日含深意，不但遊園一事中？

咳！總是這容顏生得美麗，動人家多少猜疑。

今朝須要暗留神，莫教君王識女人。再過片時當告退，免得個，少年天子戲廷臣。明堂當下重乘馬，倒把那，柳葉眉頭放點嗔。元帝一觀心甚懼，揚鞭脈脈又前行。石橋過後登高岸，引導官，跪到塵埃奏一聲。

啟皇爺：前面是泛月秋塘了。若要泛舟一玩，待奴婢等好預先候駕。

萬歲鞍中一擺鞭，說聲快去備花船。內臣答應如飛走，元主催騎又上前。金勒長嘶芳草地，玉珂遠入綠楊天。君臣走馬遊春苑，早看見，泛月秋塘在面前。

話說元天子，同著鄴丞相走馬遊春。一到泛月秋塘，只見綠水含光，青山叢影，一層層林花爛熳，一處處岸柳亂披。望到那樹影深處，有那花船停泊。宮官們跪請道：請皇爺就此臨堤下馬，好在泛月塘盪舟。

天子於時下馬來，明堂隨後踏塵埃。君臣同下花舫內，兩面雕窗盡大開。就在舟中相對弈，敲棋蕩槳好佳哉。但見那，綠衣內侍唱新腔，一點輕舟直下塘。夕照斜暈紅映頰，春風亂擺錦遮陽。青淡淡，遠山秀似開屏影；碧消消，澄水明如啟鏡光。香馥馥，繞屏繁花迎畫來得舫；色沉沉，回堤叢樹影宮牆。君臣弈到三盤後，不覺朦朧冥色黃。

話說元天子與鄴丞相在龍舟內對弈圍棋，披覽那些山光水色，心內原沒有什麼高興，不過欲混過黃昏，相留那明堂在宮宿歇。當下看見天將西末，就吩咐道：內侍們，泊舟備馬，朕與鄴丞相再到天香館一賞牡丹。

宮官答應一聲呼，頃刻龍舟泛碧波。水底檣櫓行穩穩，花間帆動去徐徐。長堤十里將臨近，已見那，明月如盤出岫初。

話說龍舟近岸，早已見明月東升。鄴丞相再拜跪辭道：已經蒙陛下召侍宸游，得望花柳山川之勝。此刻日沉西，月又起，將近黃昏，微臣閣事未完，不能再隨御駕矣。元天子一把扶住道：啊唷鄴先生，你好生掃朕佳興！今日未完政事，明朝辦理何妨？卿看這明月團圓，正合君臣聚會。

如此良宵不易逢，與卿須快一朝胸。月明花放無多日，落得在，年少之時飲數鍾。朕勸先生休固執，且向那，天香館內納春風。君王言說顏含笑，拉住明堂不放鬆。鄴相時間難卻命，沒奈何，又隨御駕出舟中。

話說元帝拉住了鄴明堂，不放他回閣。捨舟就馬，又向天香館而來。

內侍環繞上了堤，駿騎馬走玉龍飛。明堂只得隨天子，手拂絲韁意自違。一到天香花館外，只見那，錦袍太監跪上齊。朝上接，向前趨，叩首三呼奏袞衣。

啟萬歲爺：看守天香館內臣恭迎御駕。此間牡丹大開，盛於往歲，請皇爺停鑾一賞。已備下了一席酒宴在此。

君王下馬笑顏開，回叫明堂進館來。鄴相應聲隨駕入，早不覺，天香一陣起花階。只見那，滿院奇花盡牡丹，千枝萬朵開鮮妍。姚家異種黃金盛，魏氏仙根紫玉盤。一片片，嫩白亂堆如素錦；一重重，姣紅平展似綉鸞。朝廷國色真稱絕，夜染天香果不凡。四面芳菲無空地，只留得，一條街道在中間。風流相國觀瞻罷，大贊皇宮淑景鮮。

啊呀，妙呀！這一座天香館內，所植牡丹何止千萬，怎麼無一枝不全開？